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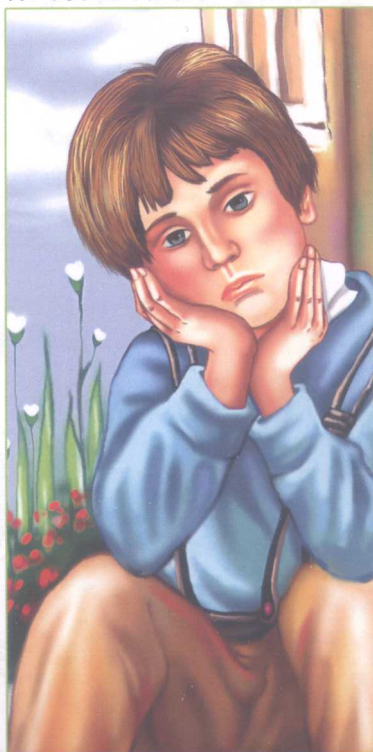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

XINKEBIAOKEWAIYUEDU
CONGSHU
(青少版)

童年

原著：高尔基（苏联） 陈海澜 编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
青少版

童年

[苏] 高尔基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 ; 陈海澜编译. — 呼和浩特 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8.10
(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: 青少版)

ISBN 978-7-204-09644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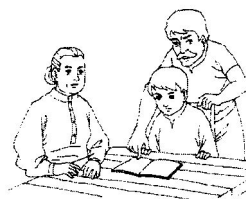
I. 童… II. ①高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苏联 —
缩写本 IV. I5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2580号

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(青少版)

编 者 张慧 陈海澜
责任编辑 侯海燕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130
字 数 2500千
版 次 2008年10月 第一版
印 次 2008年10月 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-5000册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04-09644-2 / I · 2035
定 价 240.00元 (全20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4971562 4971659

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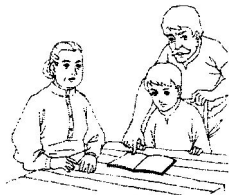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第一章	5
第二章	17
第三章	32
第四章	51
第五章	65
第六章	80
第七章	87
第八章	98
第九章	113
第十章	132
第十一章	152
第十二章	168
第十三章	190

宋

Dong Xian

童年



第一章

在一间昏暗而拥挤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躺在地上，紧靠窗口。他穿着白衣，身子显得特别长。光着脚的脚趾古怪地交叉着；往常爱抚我的双手安详地搁在胸口，手指也是弯曲的。他那双快乐的眼睛上紧紧地盖着两枚黑色的圆铜币；和善的面容上脸色一片晦暗，两排难看地齜着的牙齿使我觉得怪可怕的。

母亲半裸着身子，穿一条红裙子，双膝跪地，正用一把黑梳子给父亲梳头，将长长、软软的头发从前额往后脑勺的方向梳；以往我喜欢用那把梳子锯西瓜皮。母亲不停地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着话；她的眼睛肿了起来，滚下大滴大滴的泪珠。

外婆牵着我的一只手——她浑身圆滚滚，脑袋大大的，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滑稽的软塌塌的鼻子。她一身素黑，身子软乎乎的，样子非常有趣。她也在哭泣，哭声很特别，也很好听，似乎在替母亲伴唱。她浑身发抖，拉着我向父亲身边推。我抵抗着躲到她的背后，我觉得害怕，不是滋味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啼哭，对外婆的话也莫名其妙：

“去和你爹说声永别吧，你再也见不着他啦，小乖乖，他死得不是时候，这个年纪他不该死啊……”

我刚刚大病了一场——才下床不久，在我生病的时候——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——父亲一直在乐呵呵地照料着我，后来突然他不见了，替代他的是外婆，这个难以捉摸的人。

宋

Tong Wan

童年

“你是打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道：

“从上面，打下面的城里来，而且不是走着来，是乘船来，水上是不走路的，淘气鬼！”

这句话既可笑又让人闹不明白：在家里楼上住着胡子拉碴、染过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地下室里呢，住着一个又老又黄的卡尔梅克人，在那儿卖熟羊皮。楼梯的扶手上可以骑着往下滑，或者在摔倒的时候顺楼梯一骨碌滚下来——这我可知道得清楚哩。要水干什么？说得一点儿也不对，东拉西扯都搞糊涂了，真好笑。

“那么为什么我是淘气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会嚷嚷。”她说也笑了。

她说话好声好气，乐呵呵的。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她了，现在我只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母亲使我感到沮丧。她的泪水和哭声在我心里引发了一种新的恐惧感。我第一次见她变成这副样子——她以往总是神情严厉，很少说话；她穿戴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体形高大，像匹马似的；她身板硬朗，双手非常有劲。可是现在她似乎整个身子变肿了，蓬头散发，叫人看了心里难受；她浑身像散了架似的。本来整整齐齐盘在头上、像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大帽子似的头发，现在从头上散落下来，一半披到了裸露的肩头，盖住了面孔，还有一半梳成了辫子晃荡着，碰到了长睡不醒的父亲的脸。我早就站在屋子里了，但是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顾自替父亲梳头，不住地号啕大哭，哭得喘不过气来。

几个穿黑衣的农民和一个当岗警的士兵往门里头瞅着。士兵大声说：“快抬走！”

窗上挂着一块当帘子的深色的披巾，被风吹得像帆一样鼓了起来。有一次父亲曾带我乘过一条有帆的小船。天空突然打了个





响雷。父亲笑了起来，用他的两条大腿紧紧夹住我，大声说道：

“没什么，别害怕，洋葱头！”

忽然，母亲艰难地猛一下站起来，又马上瘫软下去，背部向下翻倒在地，头发散落在地板上；她那双目紧闭的苍白的脸面变成了青紫色；她像父亲一样齙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道：

“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赛——抱走！”

外婆一把将我推开，冲到门口，喊了起来：

“乡亲们，别害怕，别碰她，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走吧！这不是霍乱病，是女人要生产了，行行好吧，爷们！”

我躲到了箱子后面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上扭动身子，嘴里哇哇地叫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外婆则在周围爬来爬去，说着亲切又高兴的话：

“为了父亲和儿子！瓦留莎（瓦留莎、瓦丽娅等都是瓦尔瓦拉的小称或爱称。——编者注），你忍一忍吧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害怕极了。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乱作一团，碰着他的身体，呻吟着，喊叫着，可他却纹丝不动，仿佛在笑她们。地板上纷纷扰扰一派忙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。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，又躺了下去；外婆像个软乎乎的大黑球不时从房间里往外滚，后来在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。

“托上帝的福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外婆点亮了蜡烛。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，其他的事什么也记不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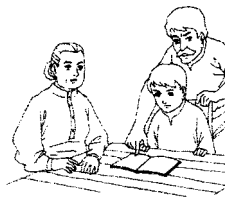
我脑子里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，我站在泥泞黏滑的土堆上，望着父亲的棺材下到下面的土坑里。土坑的底部有许多水，还有几只青蛙——其中两只已经爬上了黄色的棺材盖。

墓穴旁边站着的是我、外婆、一个岗警和两个手拿铲子虎着

✱

Young Man

童年



小的舱房里。我新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舱角的桌子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缠着一根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裹和木箱上，向舷窗外望着。舷窗像马的眼睛，鼓鼓的，圆圆的。被水打湿的窗玻璃外，河水无休无止地流着，流着，一片混浊，泛着白沫。有时河水猛扑过来，舔吮着窗玻璃，这时我便身不由己地往地上跳。

“别怕。”外婆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，重新放到包裹上说道。

河面上笼罩着潮湿的雾霭，灰蒙蒙的。远处呈现出黑森森的大地，但不久又在雾气和水中消失了。四周一切都在晃动。只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，身倚舱壁站着，纹丝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毫无表情，双眼紧闭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完全换了个人似的，连她的衣衫我也觉得陌生了。

外婆不止一次地轻声对她说：

“瓦丽娅，你还是吃点儿吧，哪怕一丁点，好吗？”

她不吭一声，毫不动弹。

外婆和我说话小声小气的，和母亲说话却放大了声音，但不知怎的有点谨慎小心，畏畏葸葸，而且说得很少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我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和外婆也就格外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蓦地母亲气呼呼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她说的话很奇怪，我觉得听不懂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进来一个身材魁梧、头发花白的人，身穿一套蓝衣服，带来一只小箱子。外婆接过它，开始安放弟弟的尸体，她放好后伸出双手将它托着向门口走去。但是她身子胖，只能侧着身子通过舱房窄小的门户，显得手足无措，有点可笑。

“哎，妈妈！”母亲一声喊，从外婆手里夺过棺材，两个人就不见了；我留在舱房里，仔细瞧着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宋

Tong Chan

童年

“怎么，小弟弟走了，是吗？”他俯身看着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么萨拉托夫是谁呢？”

“城市。你朝窗口望望，那就是！”

窗外是徐徐移动的大地：黑乎乎的，河岸陡峭，雾霭茫茫，仿佛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的一大块面包。

“外婆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葬外孙。”

“把他埋进土里去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埋呗。”

我告诉水手，在给父亲下葬时他们把青蛙也活埋了。他用双手抱起我，紧紧搂住，吻了吻我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什么也不懂！”他说，“青蛙不用人可怜，有上帝保佑它们！你还是可怜可怜母亲吧，看痛苦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我们的头顶上汽笛开始鸣响，发出很响的呜呜声。我知道这是在轮船上，所以不惊慌，水手赶紧放下我，一面说，一面飞步跑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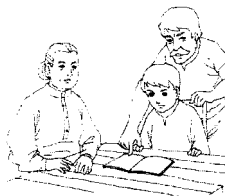
“该跑过去了！”

我也想跑出去。我走出了舱门。昏暗而狭窄的入口空无一人。离门不远，一架楼梯的梯级上镶的铜条发出闪闪亮光。我向上望去，看到背着背囊和手提包裹的人群。很清楚，大家正从轮船上下去，那就是说我也该下船了。

然而当我随着一群男人来到船舷，置身于上岸的栈桥前时，大家开始冲着我喊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？”





“不知道。”

我被推着、摇着、摸索着，过了好久。最后头发花白的水手出现了，一把将我抓住，解释说：

“他是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舱房里走了出来……”

他跑步将我送回舱房，往包裹堆上一放，一面吓唬我，一面就走了：

“瞧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变得越来越轻，轮船不再震动、也不再发出扑通扑通的击水声。舱房的舷窗被一堵湿漉漉的墙挡住了；房间里变暗了，变气闷了，一个个包裹仿佛膨胀了，使我感到受挤压，什么都令人不舒服。也许我就这样永远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空空如也的轮船上？

我走到门口，门打不开，铜把手转不动。我拿起牛奶瓶，用尽全力向门把手砸去。瓶打破了，牛奶淋满了我的双脚，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为自己的失败而伤心，躺到了包裹堆上，开始轻轻地哭泣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

到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轮船又在扑通扑通地击水，发出震动，舷窗红红的像太阳一样。外婆坐在我身边，正在梳头，她皱着眉头，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。她的头发出奇地多，密密地披到肩上、胸口上、大腿上，一直垂到地上，黑油油的，泛出蓝莹莹的光彩。她把垂地的头发用一只手提起一点，悬在空中，吃力地将缺齿的木梳梳进粗粗的发络里。她的嘴唇撇着，深色的眼睛射出气呼呼的眼神，在这大把头发的衬托下，脸孔反而变小、变得可笑了。

今天她看上去凶巴巴的，但是当我问她为什么留那么长的头发时，她就用昨天那种温暖柔和的声音说话了：

“看样子是上帝对我的惩罚——你把这些该死的头发好生梳

✱

Jong Nuan

童年

个明白吧！我从年轻时起就为长长的头发自夸，到老来反而要诅咒它了！哎，你睡去吧！还早呢，太阳刚刚从夜幕里露头呢……”

“我已经不想睡了！”

“那好，不睡就不睡吧。”她马上同意了，一面编辫子，一面望望沙发。沙发上母亲仰面躺着，身子挺直，绷得像根琴弦。“你昨天是怎么打破奶瓶的？悄悄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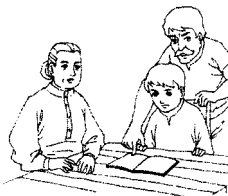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话时利落地吐出一句句话的样子似乎有点特别，所以这些话就很容易牢牢地植入我的记忆里，就如花朵一样，是那么亲切、绚丽、滋润。她露出笑容的时候，她那深色的像樱桃般的瞳孔放大了，闪出了难以描摹的悦人光芒；并且愉快地显露出洁白、坚固的牙齿。尽管她脸部黑黝黝的，皮肤上有了许多皱纹，但整张脸看上去依然年轻、亮丽。使这张脸大为失色的是这个软塌塌的鼻子和张大的鼻孔，还有发红的鼻尖——因为她从一个镶银的鼻烟壶里嗅鼻烟。但是透过她的眼睛，从内心深处闪射出永不熄灭、欢乐而温暖的光辉。她有点佝偻，背似乎有点驼，身子很胖，但是行动轻健敏捷，就如一只硕大的猫——她的身体非常柔软，也像那动物一样。

在遇到外婆以前，我仿佛躲进黑暗里在沉沉酣睡，但是她出现了，将我唤醒了，把我带入了光明的天地，将我周围的一切纺成一根无穷无尽的线，编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花边。她一下子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为与我的心贴得最近、我最能理解和最亲爱的人——这是因为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使我变得丰富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，去应对艰难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，我们乘船到下诺夫哥罗德经过了很多日子；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最初几天里所看到的两岸美丽的景色。

天气晴和。我和外婆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，头顶是明朗的天





空，夹岸是伏尔加河上的锦绣秋色，一片金黄。浅棕色的轮船通过一根长长的拉索拖着一艘驳船，从容不迫地逆流而上，同时懒洋洋地用叶轮拍打着灰蓝的河水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驳船呈灰色，活像一条潮虫。不知不觉间太阳升到了伏尔加河上空。周围的一切景象变化无穷。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披上的华装上一道道的皱褶；两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，从远处望去仿佛一块块雕花的饼干；水面上漂浮着金黄色的秋叶。

“你看哪，景色有多美！”外婆一刻不停地从船的这边到那边走来走去，嘴里说道；她容光焕发，愉快地睁大了双眼。

她时常这样，凝望着河岸，把我撂在一边忘了。她站在船边，双臂交叠在胸前，脸上挂着笑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双眼却含着泪水。我扯扯她深色的印花布裙子。

“什么？”她猛地一怔，说，“我似乎打了个盹儿，还做了个梦呢。”

“可你哭什么？”

“这啊，小心肝，是因为高兴，也因为我老了，”她微微一笑说，“我可已经老了，一晃六十多岁了。”这时她嗅嗅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好心的强盗，还有圣徒、形形色色的野兽和妖魔鬼怪。

她语气神秘、轻声地讲着故事的时候，俯身凑近我的脸，睁大了眼珠望着我的双眼，仿佛在将一种使我兴奋的力量注入我的心田。她说话好像在唱歌，说得越久，话语越铿锵悦耳。听她讲故事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愉悦。我听着听着便请求说：

“再讲！”

“还有呢，是这样：炉膛下面住着一个老头灶神，他被扎痛了脚掌，一面摇着身子一面哇哇叫：‘哎哟，小老鼠哇，痛死我啦，哎哟，小老鼠哇，我痛得受不了啦！’”

木

Jong Nien

童年

她抬起一只脚，用两手抓住它，凌空摆着，滑稽地皱起了面孔，似乎她自己 also 痛得不得了。

我们身边围着一群水手，都是些长着大胡子、面色和蔼的男子汉，他们听着，笑着，夸她讲得好听，也请求她：

“是啊，老奶奶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后来他们说：“走吧，跟我们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时他们用伏特加招待她，给我吃西瓜。这件事得悄悄地做：同船有个人不许别人吃水果，见了会把它夺走，扔到河里。他的穿着像个岗警——衣服上缀着铜纽扣，总是喝得醉醺醺的，大家都避着他。

母亲不大上甲板，而且总待在一边，远离我们。她始终不说话。我现在还常常在脑海里浮现出她那硕大的身影，她那黝黑、铁板似的脸庞，编成辫子、像一顶沉甸甸的王冠那样盘着的亮泽的头发；浮现出她整个身影，强劲而坚定，但似乎是隔着一层雾或一团透明的云：云雾里有一双像外婆那样大大的灰眼睛从云雾后面远远地、毫不客气地望着。

有一次她声色俱厉地说：

“妈妈，人家在笑话你们呐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，“让他们笑话去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！”

我记得见到下诺夫哥罗德城时外婆欢天喜地的样子，她像个小孩儿似的。她拉起我的手，推着我走到船边，大声喊道：

“瞧，瞧，多美呀！终于到了，老天，下城到啦！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你看，那些教堂就像在飞哪！”

于是她几乎带着哭声央求母亲说：

“瓦留莎，你就是看上一眼也好呀，啊？莫非你都忘了！高兴起来吧！”





母亲苦笑笑。

轮船在河心停下来，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。河中挤满了各种船只，船上矗立着成百上千的尖尖的桅杆。这时一条载着许多人的大船向轮船的一侧靠拢来，用篙杆钩住放下来的舷梯，于是人们纷纷登上轮船甲板，一个紧跟着一个。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瘦瘦的小老头，他穿一身长长的黑衣服，留一把赤金色大胡子，长一个鹰钩鼻，有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，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，他抱住她的头，急忙用一双红红的小手抚着她的双颊，尖声尖气地喊道：

“傻孩子，你怎么样？好啊！到底来啦……唉，你们哪！”

外婆像陀螺似的转来转去，一下子似乎把所有人都拥抱了一遍，亲吻了一遍。她推我到一个人跟前，忙着说：

“快、快过去！这个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……娜塔里娅舅妈，这是表哥，两个都叫萨沙，表妹卡捷琳娜，我们一大家子都在了，看看有多少人！”

外公对她说：“你身体还好吧，孩子他妈？”

他们两人亲吻了三次。

外公把我从挤作一堆的人群里拉出来，捧着我的脑袋问：

“你究竟算是谁家的孩子呢？”

“我是阿斯特拉罕人，是从船舱里出来的。”

“他说什么来着？”外公向着母亲说，但是没等她回答，就把我一把推开说：

“颧骨倒像他爹……大家上船去吧！”

大伙上了岸，沿着一条用大块卵石铺砌的坡路，向山上走去，两边是高高的斜坡，上面覆盖着枯萎干瘪的野草。

外公和母亲在最前面走。他的个头只到她的肩膀，走着碎步，

平

Tong Xian

童年

速度很快；她则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，走起来像悬在空中飘似的。不声不响跟在后头走的是两个舅舅：头发乌黑、梳得光光的米哈伊尔，也像外公一样干瘦；头发浅黄、卷曲的雅科夫。还有几个穿着色彩鲜艳连衣裙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，年纪都比我大，都不吭声。我同外婆和小个子舅妈娜塔里娅走在一起。舅妈面色苍白，长着一对蓝眼睛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常常喘着气停下脚步，轻声说：“哎哟，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干吗折腾你？”外婆没好气地唠叨着，“这些人真没见识！”

无论大人还是孩子，所有人我都不喜欢，我觉得在他们中间我是外人，连外婆也不知怎么的失去了光彩，和我有了距离。

我尤其不喜欢外公。我一下子从他身上感到了一种敌意，所以分外留意他，对他怀着一种不安的好奇心。

坡路走完了。坡路的顶部紧靠右面的斜坡是一幢厚重结实的平房，一条街道正好从这儿开始。那房子漆成暗红色，屋顶低低地扣在上面，窗户向外突出。从外面看我觉得房子似乎很大，但是在它内部，一个个昏暗的小房间显得很狭窄。像停靠在码头前的轮船上那样，这里到处都有怒气冲冲的人们在忙活，孩子们像一群贼头贼脑的麻雀那样蹿来蹿去，到处弥漫着从未闻到过的刺鼻气味。

我来到院子里。院子也叫人感到不舒服：满院子挂着大块大块的湿布片，地上摆满了一只只大桶，里面盛着浓浓的五颜六色的水，水里也浸着布片。在院子的一角，一间快倒塌的低低的破屋里，炉子里燃着木柴，热得很，什么东西煮开了正滚着，咕嘟咕嘟响个不停，看不见是谁在大声说着奇怪的字眼：

“紫檀色——洋红——明矾……”

